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5月9日
星期一

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向平

□ 钟倩

纪录片《但是还有书籍2》中，国家图书馆馆员顾晓军深深吸引了我。他擅长法语、希腊语、意大利语、波斯语等十几种语言，而且都是自学而成。面对镜头，当他用法语阅读法国小说家阿尔丰斯·都德《最后一课》时，突然哽咽，“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的时候，只要好好保住了自己的语言，就如同掌握了打开牢房的钥匙。”

语言的重要性和自洽性，最显著的体现便是在诗歌中，读完作家张炜先生最新出版的诗集《铁与绸》后，我被高度凝练的诗意语言击中心灵，被丰赡多元的诗歌意象充盈精神，接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灵魂洗礼。

毫无疑问，长诗是用来丈量人生宽度的，是融入生命悲欢和多重苦难的精神独酿。杨炼解读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长诗说道，“长，不是为长而长，那是诗意深度对形式的选择。长诗之美，正在他强调的‘整体’。犹如群山中有流云、有瀑布、有密林，你能贴过去欣赏每片叶子的美，但没有一个局部能代替整体。长诗要求诗人拥有如



【书里书外】

开刃的铁与绚丽的绸

下能力：完整地把握经验，提取哲学意识，建构语言空间，最终一切统合于音乐想象力。”《铁与绸》分上、下两篇，容量仅有两万字，但张炜为此准备二十多年，所做笔记已逾百万字，“它是我不可拘束也不可遥视的高翔之心，一旦进入渺茫与空阔，也就不再返回。”孤注一掷的倾注，背水一战的搏击，全力以赴的抵达，正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的青春挽歌。开篇《向东方》写道，“我们去恩仇如山的故园 / 从这座罪孽深重的府邸启程 / 缝补老背囊，安顿七兄弟。”俨然，这背后有个神秘的故事：主人公“我”是高校东夷史博士，暑假期间徒步回到东部半岛，一路勘察齐长城遗址，不幸被黑矿主诱骗于井下。黑矿主之女游历艺术之都学习油画，归来后搭救我和另外七名男子。八个人已在地下熬过三年，其中三人升井致盲。一千多个日夜里发生了什么，又经历了哪些，无人知晓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，恍若从天堂坠入地狱般的生活，本身就是向死而生的惊险游戏。地下比地上更隐秘更盛大，主人公和七兄弟变身游鱼，徜徉在黑色的海洋里，诗中充满了各种文化意象，关涉齐鲁大地：稷下学宫、齐姜美女、古莱国、半口乡音、齐长城、东莱河、桑园、闻韶处等，同时又内蕴着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等古典诗歌和西方《荷马史诗》《浮士德》、荷尔德林、艾略特等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又叫人频频驻足沉思，于现代与历史之间久久徘徊。

德国诗人里尔克说过，诗人的使命就是成为大地的转换器，这种转换首先需要完成作者内心的转换，在这本诗集中得到生动体现。“我们在她身边种下八棵玉米 / 我和七兄弟轮流浇水 / 等待浓荫长成，各自约会。”从此，东夷史博士与七兄弟、黑矿主女儿在地下空间里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精神远游，既有对故乡的怀念，也有对远方的眺望，更多的是行走于过去与当下之间，完成人性的勘探，回答好“我从哪里来”“又到哪里去”这个终极问题。书中多次出现玉米、小蓟花、山楂树、梧桐花、风信子、银杏树、蜀葵等，表面上看是植物描写，实则是艺术审美造境，营造出浪漫而哀伤的氛围，“我们采摘，一刻不停地采摘 / 手握一枝干枯的小蓟花”“身旁是七块卧伏的花岗岩 / 一株小蓟在夹缝中生长 / 挨紧那个仰卧的丰腴之躯”，女性力量跃然纸上，顽韧精神喷薄而出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当数第十一章《仇敌》，“只要种子不死就能结出籽粒 / 只要玉米活着就能找到黑夜 / 只要黑色蓄满就有无边的快活 / 只要深井不塌就能等待苦泉”，苦泉象征生生不息的力量，也是穿越死亡的勇气，以及死里求生的执着。让我想到保罗·策兰，他曾写道，“你曾是我的死亡 / 你，我可以握住 / 当一切从我这里失去的时候”，诗句流露出一丝决绝，任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。后来读他的《死亡赋格》，笼罩着沉重的黑色阴影，他试图清洗充满污迹的德语，以一种更冷峻的、更事实的、更灰色的语言。他在维也纳时期给一个画家的画展写的文章中说道，“我从

深海里听到的一些词。那里充满了沉默。”王家新解读道，“在策兰后期，他坚决地从一切被滥用的文学语言中避开，他不仅无所顾忌地利用德语的特性自造复合新词，还转而从陌生的‘无机物’语言中去发掘。”所以，它属于语言的异乡。这无不启示我们，语言的命运就是诗人的命运。同样的，《铁与绸》里以历史学、地理学、植物学、海洋学等无机物构建独特诗学体系，最终形成对死亡和命运的一种超越，投射下一抹朦胧的清辉。“说了太多王朝的庄敬与延续 / 絮絮叨叨一直走到自己的终点 / 这比高悬的不落之幕更真实 / 上苍正笑着，突然肃穆起来 / 俯瞰小小如蚁的毅然决然 / 正用自己的铁刺向自己的绸。”“铁与绸”代表坚硬与柔软，同时又寓意某种新生，是语言也是生命本身。

“铁”与“绸”是全诗的灵魂诗眼，也是不可忽视的诗意表达。铁与绸的纠缠交织，象征轻与重、爱与恨、黑与白、繁复与简单、虚构与想象，也隐喻着张炜内心世界的理想与现实世界的残酷。如他所写，“精美的剑鞘含羞以待，饰有 / 绵帛



花纹垂挂金色地带 / 快些入鞘吧，为一颗倔强的心 / 为明媚的双眸和藏锋的腔 / 最锐利最怯懦的是开刃的铁 / 最坚韧最无畏的是绚丽的绸 / 它们合在一起，它们正欣然切割 / 它们合在一起，它们作垂死欢歌。”一颗倔强的心，是不死的芳心，也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，使人切身感受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孤绝与勇气。我由此想到，《古船》里隋抱朴的坚守，《独药师》里季昨非的痴心，《艾约堡秘史》里淳于宝册的决战。如书中所写，“在画笔和钢钎交换的隆冬 / 万千忧丝包裹一只蚕蛹 / 何时化蝶，那场挣扎啊 / 有飞翔就有撕碎和告别 / 有火并就有生命的重设 / 把完美的壳留给来世的一生。”

诗歌就是思想，诗性接近人性。诗中还有个关键字：瓮，让人极易联想到美国华莱士·史蒂文斯《坛子轶事》和英国约翰·济慈《希腊古瓮颂》，前者那只灰色无花纹的坛子，使田纳西的整个山野秩序井然，后者那只拥有希腊的形状的瓮，表面上所刻的浮雕用来“铺叙一个如花的故事”，这个“如花的故事”或曰爱情史诗。瓮，即中国陶瓷，写诗就是烧制陶瓷的漫漫过程，而在张炜的精神谱系中，瓮是用来打破的，以碎裂之声凸显爱情的伟大，东夷史博士和黑矿主女儿是如何摆脱孤独的。然而，“精致的瓮又不是瓮，它是生活本身，是一个人神共栖的世界。那里有酒神的欢愉和凡人的极乐，有树下恋人的长吻和春天里永不消逝的情歌，有献祭牛犊愤怒而悲苦的吼叫，也有倾城的沉寂和满目的凄凉，那沉默的人体，那低沉的牧歌，那永被践踏的野草，那亘古不变的典雅身姿。时间消逝，空间毁灭，而瓮上的时空却伴随着人的永生（见美国克林斯·布鲁克斯《精致的瓮：诗歌结构研究》代译序）。”只不过，相比之下，《铁与绸》这只精致的瓮，产地源自东夷。对此，张炜先生有个鲜活的比喻，《不践约书》是中途下车捡起的一个坛子，《铁与绸》则是继续向前，去拉回早就计划好的一只瓮。坛子亦属于陶瓷的范畴，要说两者有什么细微差别，莫过于语言的纹路更细腻，烧制的火候更成熟，这也是《铁与绸》拨动心弦和感人肺腑的重要原因。

张炜先生以长篇小说奠定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，但是，他四十余年来的文学攀登，都是为了用心、用情捧出伟大的诗篇。在我看来，如果说《不践约书》是一场艰难而漫长的精神跋涉，那么《铁与绸》就是一次庄重而虔诚的灵魂起誓。“当东风把紫丁香的消息送达 / 已是姗姗来迟的五月，盛春 / 赐予我们虚空，赐予一把 / 火星迸溅的锋刃，在小蓟花 / 粉丹的丝绒下刻下誓言 / 听绿色的风怎样诉说繁华，听 / 那颗刺穿的芳心如何低吟。”从“芳心似火”到“芳心低吟”，初心从未更改，行走始终如一，他以胶东半岛为圆心，以东夷古国为半径，经历“铁与绸”的对峙和交锋，在历史灰烬中迸发出夺目的光芒；他一次次地抵达，又一次次地返回，那颗倔强的诗心高高飞翔，穿过齐鲁大地，穿越生死之海，永远鲜活，永远芬芳。

【城市地理】

春光里的牧牛山

□ 杨曙明

牧牛山亦名母牛山，据最新版的《历下区地名志》载：母牛山“南连野峪顶，东接转山。据传，古时下井庄村民在此山牧牛，母牛就地产羔，故名”。不过，或许是嫌弃母牛山这个称呼太俗之缘故，时下的人们，在口头或书写时，多是以牧牛山称之。牧牛山西门有幅石刻，标题就是《牧牛图》，而不是“母牛图”。

牧牛山的海拔不算太高，山体也不算太大，与周边的转山、野峪顶、泅龙山等相比，算是比较矮、比较小的。不过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，它的最大优势是山势平缓，即便身体不算健壮的人，爬起来也不太费劲，而且山顶较为平整，非常适宜人们散步游玩。

牧牛山北邻旅游路，西邻洪山路，东、南方向则被福地街和福佑街弧形围绕。因为周边的住宅社区较多，因而春光里的它，便成为附近居民踏青、游玩、健身、休闲的首选地。

牧牛山前些年就已经被辟为公园，而且绿化率极高，植被品种也相当丰富。山体种植的除却松柏之外，还有白蜡、紫叶李、黄栌等乔木，山顶则以常绿植物和花灌木为主，局部穿插和点缀有桃树、樱桃树、石榴树等。立春过后不几天，山上的各种树木、花卉便开始暗香浮动起来。先是连翘花吐露出黄色的嫩芽，犹如山野里的迎春花那般，簇簇相拥，甚是夺人眼目。继而是桃花、杏花、樱花、海棠花等次第花开，至清明前后，便就百花绽放，争先恐后地吐露芳香。那满目的花朵，那满山的花香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人到此踏青、赏花、健身、游乐，且流连忘返。春光里的牧牛山，春意盎然不仅洋溢在花木间，更洋溢在人们的脸上，其“网红打卡点”就是由此而来的。

相对于牧牛山244米高的海拔而言，西南坡是一片更为低矮、平缓的草地，而且面积有上千平方米，因而那儿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观景、游乐、晒太阳的好地方。特别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，有些爱好放风筝的人，便会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放风筝。三月下旬的那个周日，天气晴朗，春风习习，午后三点多钟，我又到了那里，放风筝的竟有四五十人之多。他们当中，既有年轻人，也有中年人，还有不少“老顽童”；既有“独行侠”，也有父子俩或祖孙俩。他们手里拿着“遥控器”，或站或坐，仰望天上飘舞的风筝，那份自乐，那种自得，那种悠闲，溢于言表。

牧牛山上好风光，其地理之利和地势之便，招人喜爱那是自然而然的，因为除了周边的居民，还有些定情男女前来拍摄婚纱照。有时候一天能有好几拨，有时候同时段能有两三拨。那些靓女们无不身披婚纱，而那些俊男们则大都西装革履。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着青春、洋溢着幸福，让我等老年人不由得想起当年自己结婚时的寒酸情形。

不大的牧牛山，或许是地形平缓的缘故，竟有5处砖石铺就的较大广场。“相忘广场”位于山顶偏北侧，由三块不规则的场地连接而成，因为依山就势，显得特别幽静，很多游客特别喜欢在此歇息。位于山顶偏南侧的“健身广场”，有二十多架健身器材，什么健腿器、健骑器、腹肌板、漫步机，什么坐蹬器、坐拉器、踏步机、太极轮等等，这让很多喜欢健身的人成为那里的常客。“西门广场”位于正门的二十几个台阶之上，它是由三块方形的场地连接而成，每天清晨、午后、傍晚，这里都聚集不少健身、玩乐的游客。他们有跳绳的，有踢毽子的，有耍枪弄棒的，还有打太极拳的。“东亭广场”位于山顶中央，广场中心有一座40多平方米的“东亭”，清晨这里是“散兵游勇”的健身之处，中午则常有游客沐浴着暖阳在此野炊。“南门广场”位于西南坡的山腰间，每天清晨，这里便成为大家聚在一起跳广场舞的地方。

历下区有个山大辅仁学校，就坐落在牧牛山的西北山坡上。寒假过后，季节已近“雨水”，每天上午或下午我漫步在山上时，都能看到校园里孩子们欢快活泼的身影。那天早上，正当我俯瞰校园的时候，传来了《春天在哪里》的歌声：春天在哪里呀，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，这里有红花呀，这里有绿草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……听着那童稚的歌声，俯瞰着那美丽的校园，我陶醉了，陶醉在甜美的歌声中，陶醉在春光中，陶醉在对往昔生活的美好回忆中。